

牙醫界的公衆形象需要加強嗎？

陳文袖摘譯

在 1986 年的一部電影「異形奇花」(Little Shop of Horrors) 中，喜劇明星史提夫·馬汀以一種類似飛車黨的造型來飾演一名牙醫師。劇中他身裹黑色皮衣、跨騎重型機車，嘴裏不時亂吼亂叫，唱著一首歌。歌詞的大意是：當這個牙醫師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他的母親發現了兒子具有虐待狂的怪癖，她告訴兒子不必為此感到憂慮；有一天，她說——你將會找到一條可以讓你完全發揮天性的路子——那就是去當牙醫師！

好萊塢始終不曾對牙醫界表示友善過。在這方面，其他的娛樂媒體也是一樣。不論是在報章雜誌、電視電影，牙醫師的角色總是被塑造成古里古怪、夜郎自大的，要不就是神經兮兮、滑稽的小丑。或是由喜歡勾搭陌生女子的男人到叫囂的瘋子等等不一而足。

而在有些電視影集或電影中，牙醫師也曾經被描述成搗亂分子、或是具有強迫思考、強迫行為性格的人（例如在去年洛城法網中有一集描寫一位女牙醫在做愛前堅持要用牙線去清潔男方的牙齒。）；另外有一些一再出現的、已被定型的觀念則認定牙醫

師只是會看牙齒，對牙齒之外的東西完全不感興趣的老古板；一個孤寂而沮喪、必須吸兩口笑氣才能看病的人；或是酒鬼、隨時企圖自殺的人。

「傳播媒體常常把我們報導成怪物。」Dr. Thompson 說。「在被開玩笑的時候，牙醫師總是首當其衝。」他是 ADA 的十二位消費者顧問之一。

Dr. Thompson 說：「可能我們所看到的最好的描述是：牙醫師是一個笨拙、多話而且老是出錯的人——但不是在他執行牙科業務的時候，而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其他行業的情況

其他的行業現在也被傳播媒體咬上，隨之而來的是相似的揶揄。但這些卻有被另一些正面的報導平衡過來的趨勢。

醫師有時候會被演成嗜錢如命、愛動不必要手術的大肥貓。律師有時候則是鑽法律漏洞、為罪犯開脫的勢利小人。但是波城杏話、洛城法網中也有一羣追求人道主義的醫師、律師。

比較之下，牙醫界長久以來就少有傳播媒體為他們說話。

牙醫界是否真有形象的問題

呢？如果答案是「是」的話，能夠改善嗎？ADA 已經以行動來表示，認為形象是一個問題，而且認為加強形象是可以達到的。

ADA 的信託部門 (Board of Trustees) 在今年二月通過一項廣泛而長期的公衆教育活動。期使在口腔衛生的價值、與定期牙科健康檢查方面教育消費者。同時也要加強 (boost) 牙醫界的形象。

塑造正面的公共形象

經由不同的管道和媒體，ADA 的幹部們認為這項行動將會帶給各行業的人們關於牙醫界的「正面訊息」。而且另一項附帶的好處是：經由這類促進口腔衛生資訊的傳達，將會提高大眾對牙醫界的評價。「我們相信這個計畫是以各會員的要求與需要為依歸！」Lorna Stovall 說。她是 ADA 公關部門的指導者，也是此計畫的推展與執行者。

她補充道：「除了告訴大眾許多這些年來牙科治療方面已經完成的改進之外，這項計畫將有助於加強牙醫師的公共形象，也將證明牙醫是一種關心、照顧大眾健康的行業。」

在另一方面，有些牙醫師則



認為這行早已享受到溫暖與熱情。「我一點也不認為牙醫師有什麼形象問題。」Dr. Simmons 和 Dr. Jackson 這樣辯稱：「如果我們走出 ADA，然後與大眾一起，在一個非常開放的情況下分享資訊，我想這會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我們較好的公共形象。」

Dr. Simmons 等人提出了牙醫界頗受尊敬的各項證據。例如：1987 年 7 月的一項蓋洛普全美民意調查結果，牙醫師的「誠實」與「道德」兩項標準，在七種行業中名列第二，僅次於藥劑師，而排名在教士、醫師、教授、銀行家、律師之前。而早先的另一項類似調查則牙醫師名列第三。

ADA 道德法律裁決委員會

的主席 Dr. Noya 認為牙醫師本身的高尚人格與職業道德已經有助於造就一個正面的公共形象。「ADA 的道德與職業行為法規，是牙醫師忠於醫療品質的象徵。以一個團體而言，我們可以以我們為病人利益所建立、與保持的標準而感到驕傲。」

此外，ADA 大量地散發口腔教材於廣播、電視界，印製宣傳小冊，或刊登於報章雜誌等。目的均在提升大眾的「Dental IQ」，並促進牙醫界的形象。而牙醫師本身則可利用幾種技巧——由簡訊到診所陳設——來給予病人在接受治療時的好感。由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所有的行動正在產生效果——但是藐視、揶揄牙醫界的現象仍然存在。

過去的負面印象造成奇怪的二分法

Dr. Perich 指出：牙醫師在全國民意調查中得到的高評價與在娛樂界所受到的貶損是一種奇怪的二分法。「娛樂界在討論牙醫師時，不是以一種不愉快的經驗來表達、就是把牙醫師當小丑來演。」另一方面，他說，新聞媒體的報導則針對牙醫界一些技術上的突破或治療方法的改善等等，幾乎總是正面的。

Dr. Kiser 則認為牙醫師的形象問題不只牽涉到一個二分法而已。他舉出另一個二分法來說明：「如果你問人們對牙醫師有什麼看法，大多數的人會想到：看牙醫既可怕、又痛苦。」但是

當你問到他們『自己』的牙醫師時，他們則會回答：那是使他們免於恐懼的避難所。他們也會說他們的牙醫師是多麼的好……。這表示出問題的地方是在他們對『整個牙醫界』的觀念，而不是對他們自己的牙醫師。」

大部分的人都同意這些對牙醫師惡意的、滑稽的描述是過去經驗的延續。那些當年在一個蛀牙比青春痘還要普遍，即使是例行的牙科治療也是痛苦的時代中成長的人，今天製作了這些電視電影。這些娛樂界的人由他們童年的經驗取材，而他們對牙醫師的經驗常常是負面的。

然而今天對許多年輕人而言，蛀牙的威脅簡直與小兒麻痺一般地遙遠。NIDR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Research) 在去年六月的一項報告指出：美國 5 至 17 歲的學童有 50% 從來沒有過蛀牙。比 1970 年代 28% caries free 要進步許多。同時兒童的蛀牙率每 7 年降低 35%。這現象鼓舞了 Dr. Harald Loe 宣布：「這是一種人類有史以來即存在的疾病結束的起步！」

雖然有些人認為 Dr. Loe 有點言過其實，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否認牙醫師正在戰勝蛀牙的事實。而除去這項疾病，對於牙醫界確有好的影響，而且許多人相信牙醫界得以及時改頭換面。

Dr. Kiser 說：「我記得小時候去看牙醫師，聽到牙醫師告訴我的母親說：『這牙齒裏已經沒有神經了，所以不必打麻藥。』這個印象直到今天仍然鮮活。」

「然而今天大多數的美國小

孩都沒有蛀牙，也沒有像我小時

回顧牙醫的歷史

候的那種經驗。有一天那種關於牙齒師的可怕經驗將會在我們有生之年被遺忘。」

牙醫師的歷史記載則要回溯到二百年前。牙醫是在十八世紀由歐洲傳到美國，起初是先受一段醫學訓練、再當一陣子學徒即可，在此之前美國是沒有牙醫師。如果有的話，也是 Toothpuller (拔牙匠)，人們對於只會拔牙的牙匠會有何種感覺可想而知。

到 1800 年代牙醫學院設立之時，牙醫才變成一項專業。而在十九世紀前，牙醫已是醫界中成熟的一員。

Dr. Kiser 所描述的那個麻醉藥、高速磨牙機尚不發達的年代有如縈繞心頭的記憶、至今仍然存在。

「那些拿牙醫開玩笑的作家是利用了大眾猶存的記憶。」Dr. Kiser 說。「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了解這點。這是一種讓集合起來的焦慮不安發洩出來的機會、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不過我想這將很快地成為過去式。」

對某些關心牙醫界形象的人來說，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在 1982 年十月出版的牙科經營雜誌的一篇社論，該雜誌的主編之一 Dr. Saxen 提到他所創的「次等症候羣」一詞。

Dr. Saxen 將此一症候羣定義為：「當年輕的牙醫師瞭解他在民衆的眼中並不是像其他科的『醫師』一樣的『醫師』時，所感到的挫折與驚惶失措。」

醫師與牙醫師之間

大眾媒體不斷地提到醫師與



牙醫師的差別，似乎只有「physician」才值得被冠上「doctor」一詞。許多牙醫師在這種頭銜的迷惑中畏縮了。牙醫師需要公平的待遇。這項呼籲可能產生意外或不良的後果，有些人可能會提出一些對於地位、身分過於敏感或甚至膚淺的憂慮。

一位與牙醫界有長久關係的



律師 Harvey Sarnier，說：「也許某些牙醫師已經將問題擴大，而且把情況弄得更糟。爲了得到尊重而過分努力，有時適得其反。」

當這件事變得關乎牙醫界的形象時，大部分的牙醫師起碼會同意一點，就是：對病人的治療與需要能夠感覺敏銳，才是贏得

尊重的關鍵。

「這條路沒有捷徑，」他說：「你不能冀望藉由媒體的宣傳來取代你早就應該在診所中做到的事。我們也許都會由媒體的宣傳中得到好處，但是，大部分的牙科治療是一對一的工作。任何一位牙醫師只要適當地治療好他的病人，就是在加強牙醫師的公

共形象了。請注意，這一行的公眾地位就繫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爲了。」

（本文摘譯自 Journal of ADA, Vol. 118, June 1989 Page 686-692）

譯者／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五年級學生